《红高粱》

作为张艺谋的第一部执导电影，《红高粱》无疑是将他在电影色彩和造型艺术上的美学天才体现的淋漓尽致。整部影片带有神话意味的传说，在一种神秘的色彩中讴歌了人性的美与蓬勃的旺盛生命力。也正因带有极强艺术性和赞美生命的主旨，《红高粱》的出现也似乎是一道红色的东方闪电，惊醒西方对中国电影所持的一种轻蔑。该片1987年首次公映，就在国内外引起极大的轰动，获得大奖无数，至今仍被公认为华语片百年第一大片。《红高粱》的成功既是成就了张艺谋，更是成就了中国电影。

影片采用画外音的方式控制着情节的发展，以“我”的口吻讲述了这一段故事。叙事结构新颖，“我”的视点更是独特。“我”和剧中情节发展没关系，而“我”又和他们有关，是故事中主人公的后代，拉远了故事，有历史间离感。同时由于时间的久远，暗示无法考证真实性。“日子久了，有人信，也有人不信”，游刃有余的客观画外音叙述形式不仅新颖更是成为整部影片的人物关系、周围环境、时间转换等几个主要情节转折点。画外音在此影片中还承担了一种“预叙”的功能，如抬轿出发时画外音就告诉观众，轿把式将成为我爷爷，这就给了观众一种期待和预知，减少大量的情节铺垫和画面语言。导演可以将自己的艺术才华集中表现颠轿、劫道、野合、敬酒神、日全食上，这些画面与影片所要传达的“赞美生命”主题极好的融为一体。将沉甸甸的思想与虚幻的场景做到虚实结合的意境，在给观众强烈视觉冲击的同时，还能能回头体会出电影的主旨。这种画外音的叙事方式，不仅可以令观众沿着清晰的脉络理解影片，更增加了导演艺术发挥的空间。画外音将“我”所处的时空与当时故事所处的时空相互交错间隔，缝合着现实和过去，碰撞着意念与现实。

张艺谋在影片中的造型和画面的构图可以说是他所追求的最主要的艺术形式。

在“颠轿”这出戏中，导演用多次大全景画面构图展示着一望无边的黄土高原，漫天飞舞的黄沙，以及崎岖无比的道路。给观者体会到环境本身透着骨子里的萧瑟。但小全景中轿夫抬着骄子疯狂的颠着骄子，捉弄着即将嫁给十八里坡有麻风病的李大头的新娘子。众人表现着一致的扎实的颠轿力量和令人眼花缭乱的颠轿花式，准确的说是跳着一种独具民族地域特色的舞蹈，吸引着轿中新娘子的注意。狂野的山歌和奔放的“舞蹈”，在这荒芜的环境里，构成了一幅极具反差的画面。处处透露着对生命的赞美，对力量美的讴歌。

导演在酿酒这处戏中也是花了极大笔墨的。通过作坊里面的大酒缸、大海碗、烟气和来回走动的人的大全景和闹腾的人七言八句的杂声，从而营造出来一种热气腾腾的气氛。赤裸的汉子，卖力的酿造这高粱酒。九二满脸愉悦的探望以及委身亲自尝试拉风车。我们看不到辛苦工作所带来的辛苦和欢悦的工作氛围，表现着他们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展望和期待。对大酒碗和高粱酒的特写，九儿一口喝掉大碗高粱酒的特写，则更加鲜活的表达了这群酿酒的人们的热情性格和旺盛生命力。酒成之后，对酒神的朝拜唱的《酒神曲》也在片中出现了两回，先是罗汉大叔带领大家唱出对新酿酒的希望，乞求酒神的庇护。第二次是“我”爷爷带领大伙唱，预示着生命的延续，精神的传承。

再来看下电影的色彩语言。张艺谋在其电影中的色彩运用通常都是高度风格化的。高粱酒本是白色，却被艺术加工成红色。无疑体现了他的艺术理念。《英雄》中，秦宫中由上而下飘展的绿帐和胡杨树林黄色树叶，在色彩上极为饱满，充满了画面，具有铺天盖地的气势，宏大到几乎逼迫观众接受一种美学方式。《满城尽带黄金甲》中更是将黄色，白色极大限度的融入到了电影当中，壮丽的不可思议，但又似乎显得过于极端。色彩语言是张艺谋最独到的地方，鲜艳浓郁的红色是他最偏爱的，同时也将红色的运用推到了极致。红色是整部影片的主色彩。从片名《红高粱》我们就可以感知影片将会被预示希望和血腥的红色所包围。电影的开始就是主人公九儿灵气红润的脸，接着就是充斥整个银屏的红盖头；野合那场戏，高粱地上的红色太阳，高粱的红在风中尽情挥舞，九儿的满身红装，摄影机在高粱地里的穿梭拍摄也展示了金占鳌红色皮肤下肌肉的凸显。象征着勃勃的情欲和生机；日军对人的残杀满是鲜血淋漓的人肉，子弹飞舞，血流成河；结尾神秘的日全食，天地通红的世界，红色的张力是一种内在生命力的精神外化，获得了凝固的近乎永恒的美感。

影片最后的日食造型，伟岸壮阔，蕴意深厚。其一是衬托出了“我”爷爷他们那群人自主抗战牺牲的伟大，突出了他们崇高人格。其二又表达出对日军侵略的不满和仇恨，“日食”意味着日军侵华的失败。最后太阳的重新出现意味整个民族将会走出黑暗，迈向充满希望的未来。
虽然片中一些隐喻和思想呈现受到主流的质疑。但无法否认的是，《红高粱》以其“画外音”新颖的叙事方法、大胆的色彩运用、大气磅礴的构图、叙事与抒情相结合，呈现了一部赞美生命、爱国情怀为主题有秀影片。开创了华语片的新天地，永载中国电影史册。